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童话/陈占敏著. —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9
(黄金四书)

ISBN 978-7-5329-2888-0

I. 金…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0022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170×245 毫米 16 开
印张/21 插页/2 千字/284
印 数 1—4000
定 价 24.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1
村歌嘹亮	2
耍猴	9
夜访	14
紧急三老会	18
人猴大战	22
第二章	27
先烧炕再拿金子	28
送你一条毛毯	31
抢小旦	36
超车	42
打桥牌	49
第三章	53
SOS	54
唐王征东	60



面试	65
好豆腐啊	70
选妃	74
第四章	81
风钻手	82
君要臣死	86
马桂花上访	93
小香君觉悟	97
孙玉娇守备	102
第五章	111
人是猴子变的	112
改造他	116
花姑娘又叫“哥呕”	123
大罢工	129
画蝴蝶	133
乌托邦	137
第六章	143
老猴王	144
大雨洗嘴	151



满山香菜	160
丢车保帅	163
一箱皮鞋	167
第七章	173
吃金子扇金子	174
在地球的肚子里发怨	179
宁为玉碎	183
桥头堡	189
人穷志短	194
头痛医脚	199
第八章	205
鞭长莫及	206
致命一钻	215
歌厅气	219
玉观音	223
为国分忧	229
第九章	233
针尖上能坐几个上帝	234
一碗蜜饯	239



曝曝光	246
劝赌不劝嫖	251
好豆腐啊(续)	256

第十章 263

刮了羊脸涮涮	264
青天大老爷	268
大塌方	271
兔子不腐败的原因	274
天上的人	277
玉观音转型	282
全民公决	287

第十一章 295

一只巨兽	296
打赢官司不用洗脸	300
女人能算鱼吗	303
女人是钓鱼的钩子	308
宝物	311
没有人当秘书的地方	317
用金子克一个龙	323

作家的胸怀与操守(代后记) 328



第一章



村 歌 嘹 亮

金崮林家村歌在七月的早晨突然奏响，太阳还要过一会儿才能升起来。此时，遥远的京都大约也是睡觉的时候，因为地球变暖，暑热难耐，大家只好把睡觉的时间往后延。金崮林家村民趁着早晨凉爽的时辰，想睡个好觉，被突然奏响的村歌惊醒，好多人就骂出了梦里没敢喊出的骂人话。睡眠惺忪的时刻，大家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村歌要在人家正做梦的时候把人吵醒，不过，等到村歌把打雷都不能惊醒的人也吵得睡不过去的时候，大家也就明白了：这是安得林的生日又到了。

老总安得林在天气最热的日子里过生日，其实大家早已铭记在心，只是在睡觉的时候不愿意再记着罢了。在村歌还没有奏响的白天，副总郭立志已经亲自主持，把每人的二十斤白面、十斤大米、二斤猪肉、一斤花生油、四两香油分到了各家，记性最差的人也知道，这是老总安得林的生日又到了。跟好多贪官污吏不同，安得林过生日，不趁机敛财收受人家的贺礼，他是把



生日礼物发给大家，以便让大家记住，由于一个好女人的生育，便有了众人的幸福。他是农历一九四一年闰六月十一日出生。按照庄稼人的说法，他出生的日子既然不是正经的月份，他也就很难有一个正正当正的生日，只要赶不上闰六月，他要过的生日那一天，就没有一个女人真正地生他。可是正相反，安得林不仅每年的六月都理直气壮地过生日，而且在他当了金崮林家的老总之后，一九八七年，他还过了两回，给大家的礼物也分了两回，前六月奏了一回村歌，闰六月又奏了一回村歌。

村歌嘹亮，金属敲击似的旋律像大铜锤，一锤一锤砸到人的心上，撞出一片碎铁撒到院子似的回声。歌词能让人记住的不多，只是“金崮金崮”反反复复，“林家林家”重重叠叠。当年从京城请来的词人，倒是一笔逮住了村歌的灵魂，像上帝的手一下子捏住了魔鬼的脖子，老总过生日要给大家分发礼物的这个村子，真的是凭着金崮顶底下的金子富裕的，跟半个世纪之前闰六月那个酷热的中午一个女人分娩，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不过，它在老总每一个正当或不正的生日早晨都奏响，让大家记起的，还是一个女人大喊大叫像唱歌一样的生产。当然啦，金崮林家村歌倒不是专为老总一个人过生日创作的，它在村子里另外一些重要时刻也同样奏响，其意义正如一个国家的国歌。

踏着村歌铜锤敲击一样的节奏，治安巡逻队从村子西头走到东头，走完大街，又走上胡同。他们穿黑色制服，戴红色袖章，三个人站成一排，警棒一律从屁股上垂下，前头一个，手上拿了跟警棒差不多一样长的手电筒。他们在早晨的凉爽空气里打一个哈欠，头脑清醒，没有因为被村歌吵醒而骂人，看鞋上沾的尘土湿气，就知道，他们从夜里一直巡逻到早晨，太阳升起来以后，他们才轮到睡觉。巡逻队走过以后，响起了竹扫帚扫在地上的声音，清晰而又含混，听起来扫街的人还没有完全睡醒，他们的劳动是一种机械动作，像开始了做梦，就要一直做下去一样。等到村歌不再奏鸣，太阳升得高起来，另一种轰鸣更加动人心魄地响起了，震得太阳直发抖，铜鼓洋号的吹打像



大地震，让人的心里乱惶惶的。听一听大地震的中心就在总部大楼那里，大家明白，一个庄严的典礼就要举行了，就是一座雕像的开雕仪式。

像一座山一样的大理石，在天气刚刚热起来的日子，运进了村子。运输和起卸，运用了充分的现代化工具和科技，依然困难重重，步步维艰。压崩了数十条轮胎，压弯了吊车的钢架，到后来还是运用了杠杆原理，出动了村子里全部青壮劳力，还加上金崮顶矿井里外地雇来的民工，同时动用了几台吊车的合力。在第二十一条汽车轮胎压崩的时候，见多识广的老矿工林海山感叹，起运大理石的季节不对，既然知道要运的石头如此巨大，就应该选择冬季。冬季里，可以在运输的沿途打井汲水，夜里把水泼到路上结冰，白天里趁着冰冻，用撬杠撬着大理石，在冰上滑行。三百年前，皇家用此法，从京西的山上把大理石运进皇宫，雕出九龙戏水，铺在金銮殿门口。老矿工的感叹，没有引起人的注意，村政当局就算有耐心，等待再一个冬季到来，可是现在的冬天也已经越来越不像冬天了，老天爷已经没有能力，再冻出一路坚冰，让山一样的大理石滑行了，你沿途打井再多也无用。

山一样的大理石终于立在总部大楼前面，大家刚刚记住了巨石像雪花一样的模样，它就被严严实实地遮挡起来了。架子工先在它周围搭起钢管脚手架，把坚固的扣件螺丝扭紧，再铺上平整的竹排，样子很像要建一座楼房。大家很明白，那不是要建筑工踏着，用砖石在没有人的地方垒起人来，而是让雕工踏了，用锤凿把大理石不是人的地方凿去。随后就围上了严密的棚子，棚子搭了一层苇席，又遮了一层帆布，帆布是墨绿的颜色，巡逻队夜里的强光手电筒照上去，也照不透棚子里面的隐秘。棚子一搭好，就有两个穿黑衣服的治安员，站到了门口两旁，屁股后边垂下的警棒像他们的神色一样紧张。一根粗黑的电线从治安员头顶越过，穿进棚子里，连接了几个巨大的灯泡，灯泡的强光穿不透黑暗的棚壁，大家只能认为，里面的人一直在黑夜里干活。雕工来自京都，大家不知道村里要付给他们多少钱，看他们的头发都比女人的还长，有一个还在脑后绑了小辫，就知道他们肯定是艺术家，不能像雇来



的安徽矿工一样便宜打发。两个来自京都的雕工，在村子里的小食堂吃饭，到村子的街道上溜达，等到开雕仪式举行完毕，他们就不再露面了。一日三餐，有人给他们从棚子门口递进去，大小便也在棚子里解决，他们按时伸出一只手来，手上提着加盖的塑料桶，交给门口站岗的治安员。其实，他们的封闭式生活和工作，在铜鼓洋号停止吹打，安总安得林讲过话以后，就开始了。他们中的一个，在安得林讲完话以后，也发表了讲话。他在棚子里头讲，积极的态度，激昂的情绪，通过了电线和喇叭，没有减弱，大家却没有听明白，他们到底要用山一样的大理石雕一个什么像。随后就响起了叮叮当当的锤砿声，像金崮顶矿井最初用人工打炮眼发出的声音一样。此时，老总安得林已经坐进白色的轿车，跑出了村子。

棚子里雕像的锤砿声清晰在耳，响到奏完一遍村歌那么长的时间，村民家中修建新型厕所，发生了意料之中的问题：有一个小孩扔石头，果然打碎了人家白瓷的便盆，便盆洁白得人家还没有舍得用。

修建新型厕所是总部提议，经“三老会”讨论，村委决定的。本来，金崮林家所有人家的厕所，像三河县七百多个村庄一样随随便便，就是在院子的一角挖个坑，还有的就跟养猪圈共用，设在正房的窗户外头。他们即便淘金暴发，最早富裕起来了，也没把自己屎的当成骄傲的富人粪便，企望用富人的方式处置，就连老总安得林本人，也是如此。也怪安得林乘坐的轿车太洁净，太白亮，也怪他坐着那辆白色轿车，常常跑向庄稼人不能去的厕所，还怪他和总部、村委、两委成员最先住进了新建的小楼，他终于把人身上最不干不净最没有用处的东西，也看得高贵起来，在一个蹲下去的早晨，起意要修建新型厕所，立刻就当成总部的提议，由副总郭立志提交“三老会”讨论了。

修建新型厕所，涉及金崮林家所有人家。总部提议，一律用白瓷便盆，接通自来水冲洗。住进小楼的两委成员，尚有顺理成章的感觉，他们只不过把水管接长一些就是了。仍然住在几代祖居的平房的人家，却觉得未免奢侈，



倒不是舍不得用水，反正村里的自来水塔，源源不断地把老矿井里的水抽上来净化，问题是那么白的瓷盆，大家舍不得糟践，说真的，好多人家洗脸的盆子还没有那么白呢。按照总部的提议，所有人家的新型厕所，都要修在院子一角，离开正房窗户，或者在院子的西南角，或者在院子的东南角。这就带来了新的问题：好多人家院子的那块地方盖了厢房，并没有留下修建新型厕所的地方。“三老会”上，有人提出了这样的异议，主持会议的副总郭立志即刻把他驳回去，郭立志的理由简单得很：

“把厢屋拆了嘛。”

此人咕哝说，拆了厢屋，居处就破落得不像样子了。

郭立志说他糊涂，郭立志说，新修的厕所，要比所有的厢房都漂亮。

此人说，修了那么好的厕所，再扒掉不就可惜啦？

郭立志反问他，修了新厕所，就打算叫你用一辈子，谁叫你扒掉啦？

此人说，不是都要住楼吗？

郭立志居然忘记了村里的规划，他自己已经住进了小楼，倒把村里建新村小楼的规划程序忘记了。按照写在纸上的规划，住新村小楼，两委成员后头，就是“三老会”成员。郭立志一时张口结舌，紧接着就使出了政客的攻击手段，阴暗冷酷，全然没有做思想的热情和光明，他看着对方花白的胡子，皱瘪的嘴巴，说：

“你还打算活一百岁？”

对方没有来得及问副总，为什么要把“三老会”成员的幸福设计得那么遥远，就被另一个“三老会”成员提出的疑虑打断了。林家明身兼老干部、老党员二老，他的疑虑显得更加实际，他问郭立志，要是小孩扔石头，打碎了白瓷便盆怎么办？郭立志反问他，是谁家的孩子扔石头？林家明说，谁家的孩子都会扔石头。郭立志说，自家的孩子扔石头打碎了，怨你倒霉，你自己再买一个换上，要是外人家的孩子扔石头——很简单，郭立志说：



“抓住了，给他把手剁去！”

大家没有笑，为有孩子的人家深深担忧了。为了避免自己的孙子也会遭遇剁掉手的命运，有人提出使用打不碎的便盆，他的提议立刻遭到了气哼哼的反驳，反驳者几乎是在用七十岁的老鼻子说话：

“哼，打不碎？除非你用铁的！”

对方的鼻子更老，哼出的气焰更骄傲，不可一世：“你光知道铁的打不碎。”

对方不能忍受这样的蔑视，一根老指头伸出来指着老鼻子：“那么你说，还有什么打不碎？”

“金子！”

腾地站起来的老头，忘记了他是三老会成员，顿失老迈，稳重也同时失去，他气昂昂的，像一个年轻后生，大声说：“咱就用金子做盆子屙尿，咱金鹮林家，用金子修猪圈也修得起！”

主持开会讨论修建新型厕所以来，副总郭立志第一次咧开嘴笑了，他笑着做一次思想工作，说出了一个人应该说的话：“等到了共产主义，咱就用金子修厕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咱还是用白瓷盆子。”

老矿工林海山，不同意副总把老人的幸福推延到他们不可能看到的年月。讨论修新型厕所以来，林海山一直没有说话，他的神情像开始的时候一样严肃，声音不高，听上去就不像是说一句大话，而是实实在在的建议：

“我看就用金子。”

说完之后，他说家里有事，要先走一步，不等郭立志批准，就走向门口。郭立志让他站一站，把用金子做便盆的理由说出来，他用昏花的老眼睛盯着郭立志，清清楚楚地说：

“金子那东西，多了没有用。”

他走出门口，又回过头来说一句：“多了，光叫人长毛病。”



修建新型厕所问题，三老会没有作出最终结论，村委会依然作出了决议，决议写到了纸上，印成“金”字号红头文件下发，用最大号纸张印出一份，贴到村子中间的墙上，很像法院判决犯人的布告。决议又规定，新型厕所一律建在各家院子的东南角，或者西南角，离开正房窗户，便盆不用铁的，金子的也暂时不用，仍用瓷的。谁家的孩子扔石头，打碎人家的便盆，暂且给他把手留着，等以后再打碎一个，就给他剃去，第一次先打手心五十板子，再处以罚款，罚款数额，要足够买回两个高质量的便盆。

这是一场触及每个人身体与心灵的革命。有孩子的人家，倒不是那么害怕随时存在着被罚款的危险，要是罚款能代替打孩子的手心，或者代替将来把手剃去，他们宁肯拿出买一百个便盆的罚款，反正家家都能用得起金子便盆，买再多的白瓷便盆，也不在话下。即便没有孩子的人家，面对了洁白的便盆，身体和心灵也不舒服，男人和女人全都肠子打结，心尖发紧，站起来蹲下去，下不了狠心去糟蹋。三老会成员林家明连一次也没有用过，就被谁家的孩子扔一块石头砸碎了。

扔石头的孩子是谁，到底也没有查出来。这是治安主任郭才分管的工作。郭才先把夜里的巡逻队骂了两遍，没有查出任何线索。郭才头大，他巨大的头颅里装的只要不是猪脑子，他就会明白，孩子扔石头，更可能在白天作案，而不是在夜里，因为夜里的巡逻队警戒森严，巡察严密，他们手上长长的强光手电筒，能从大街上照透任何一条长长的胡同。同时，总部大楼顶上的两个探照灯，交叉投射强烈的光柱，把村子的大街小巷扫过来扫过去，像两把扫街的大扫帚，金崮林家，敢在夜里出来扔石头的孩子，肯定还没有出生。郭才骂过了夜里的巡逻队，没有骂出结果，他又把总部大楼前面警戒雕像的两个治安员骂了一通。两个穿黑衣服的治安员分明知道，治安主任骂得没有道理，也由着他骂。说实在的，他们可真的想不通，严严实密封锁起来雕像的大理石，跟砸碎厕所便盆的石头有什么关系。副总郭立志把修建新型厕所当作思想工作的一部分，亲自来抓，他协助治安主任郭才破案。他帮助郭才



分析案情，推断作案的合适时机，设想扔石头的各种可能性，头头是道，娓娓动听，好像他在做的工作不是破案，正是地地道道的思想工作核心，也就是宣传。说真的，郭才根本听不进去，他脑袋很大，耳朵很小，他凭自己的主张办事，讨厌别人在他的耳朵边耍嘴皮子。他巨大头颅上的耳朵像两只小葫芦蛾，又薄又小，盛不下那么多别人嘴巴里流出来的话，那些话就是比唱的好听也不行。其实在金崮林家，需要思想工作者说话的地方实在是多极了，郭立志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为一个小孩扔石头砸碎了人家的便盆，说太多的话，此案未破，有一个耍猴的又牵着猴子进村了。

耍 猴

耍猴的显然来自没有金子的地方，他带着贫穷和落后的气息进村，穿金崮林家无人再穿的上一个历史时期的衣服，猴子穿的衣服更加古老。他手里拿着鞭子，敲一面长了绿锈的铜锣，只有锣槌敲打的地方，露出金子似的颜色，能配得上金崮林家富裕的光芒。他赶猴子耍的把戏带着远古的色彩，仍然是随着锣声爬上一根竿子，站在竿子顶上打一个眼罩，像后代的人类打一个敬礼。金崮林家“三老会”成员一代人，对这样的把戏还不陌生，年纪稍



稍小一些的人也依稀记得，曾经在小孩子时代看过这样的节目，在黄金的富裕光辉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就不熟悉这种娱乐项目了，他们觉得原始而又新奇，像面对洁白的便盆似的，有一种想尿又尿不出来的感觉。耍猴的不让猴子从竿子顶上下来，他拼命敲锣，猴子蹲在竿子顶上，像打敬礼一样不断地打眼罩，向四周致意，同时，把红屁股亮给人看，人人能看清它屁股上长了茧子，它是一个脑力劳动者。它摇动的尾巴像它脸上的神色一样，又紧张又兴奋，好多人看清了，它的尾巴比普通的猴子尾巴短，是一只短尾巴猴子。念过书的年轻观众据此断定，此猴要是能活到一百岁，就会把尾巴退掉，像人类一样。

猴子得意洋洋，从竿子顶上下来又表演起当官的节目来。还没把当官的把戏耍到底，就被副总郭立志制止了。也怨猴子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它既然戴上了乌纱，纱帽翅儿一扇一扇的像燕子尾巴，还穿上了大官的袍子，系上玉带像套了一条小笋的笋圈，它就不该抓起两根车杆，拉一辆小车跑着转圈，一条短尾巴在屁股后头招摇。郭立志把它制止住了，就是抓住了它这根尾巴。副总自然不直接跟猴子对话，因为对方听不懂他的宣传。他跟耍猴人讲话。他问耍猴的，表演这样的节目，要宣传什么思想？耍猴的是一位大个子巨人，听了郭立志的问话，立刻把腰躬下去了，全然没有了打锣吓唬猴子的威风，他笑嘻嘻地回答说，不宣传什么思想，就是娱乐娱乐。郭立志严正地告诉他，凡是娱乐，就是宣传，就是教育，寓教于乐，没有人会咧着个痴嘴哈哈傻笑没有思想。耍猴的谦卑之至，承认对方的政治觉悟高，笑嘻嘻地要对方指出他宣传了什么思想。郭立志向前逼近一步，指着猴子，步步追问：

“你叫它戴着乌纱了吧？”

耍猴的说是。

“你叫它穿着官服了吧？”

耍猴的仍然说是。

“你叫它系着玉带了吧？”



耍猴的还说是。

郭立志一把拽起猴脖子上系的绳子，把猴子拎着抡了一个圈，让耍猴的看那根短尾巴，厉声问耍猴的巨人：“这是什么？”

耍猴的咕哝着说，猴子的尾巴嘛。

郭立志手一松，把猴子扔到地上，指明实质：“你污辱领导！”

耍猴的根本跟不上副总的逻辑和思路，嘻笑的嘴巴合不拢，也不能再张大。

郭立志让他彻底明白：“你这不是骂当官的不是人吗？”

被副总一语惊醒的，不仅仅是耍猴的本人，也有原本咧着嘴快快乐乐的看客。大家简直是愤怒了，他们倒没有觉得被一个耍猴的当猴子耍了，他们有金光灿灿的财富垫底，就永远不会有被人当猴耍的感觉，他们还想耍人呢。他们不能容忍的是，一个外地来的穷人，竟然敢牵着一只短尾巴猴子进村，变着法儿骂他们的领导。他们几乎是集体发出了怒吼，他们怒吼道：谁敢骂我们老总，叫他滚出去！他们几乎是集体发出了抒情的呼喊：多亏有我们的好老总，才有了金崮林家的好日子啊！在集体的吼叫呼喊声中，脖子上系了绳子的短尾巴猴子发出了惊恐的叽叽尖叫，它像一个老头一样蹲到地上，转动着孩子一样害怕的眼珠。扔石头打碎了林家明厕所便盆的孩子，要是被治安主任郭才抓住，也就是这个样子，他没有尾巴也不行。集体的呼喊像海潮一浪高过一浪，海潮的中心是一个内容，就是有了好老总，才有了金崮林家的好日子，这样的好老总，不允许耍猴的穷人借一只猴子来骂。在海潮的波涌之中，有一个老嗓子喊出了最本质的声音，他向着耍猴的喊道：

“你上我家看看，我一天三顿吃的什么！”

呼喊者脸上的皱纹比惊恐的猴子脸上的皱纹深，埋藏了更多的人世沧桑，正是被一个孩子扔石头打碎了厕所便盆的林家明。吃饭比便盆重要，他暂时丢掉了查不出案犯追要罚款的苦恼，与大家同仇敌忾了。



耍猴的根本没有机会去林家明家里，看看他一天三顿吃的什么，耍猴的就是有这个愿望，大家也不允许他再向金崮林家中心踏近一步，众人的呼喊表达着同一个钢铁般的意志：滚，立刻滚出金崮林家去！牵着你的短尾巴猴子。晚滚一刻，就把你的猴子尾巴剁下来，插到你的屁股上，让你变成猴子！耍猴的巨人高大的身躯像猴子一样瑟瑟发抖，收拾起破烂摊子，把猴子当官时拉的车子挂到担子一头，牵了猴子，准备离开这个用金子铸起来的不准耍猴的村子。这时候，一个又低沉又威严的声音止住了他：

“你别走。”

现场的喧嚷霎时静止了。乱吵乱嚷众口铄金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老总安得林已经来到了耍猴现场，也怪大家呼喊的声浪太高，老总乘坐的那辆白色轿车，像一只剪了毛的白兔溜到了人群边上，竟没有把激愤的人群惊动。现在，大家听见他发出了又低沉又威严的声音，就静下来，等他说出更厉害的话来，决定耍猴的命运。

“你留下。”

大家知道这三个字的分量和内涵，那可不是把你留下来做客。耍猴的巨人不放下肩上的担子，紧紧拽住惊恐的猴子，他慌乱地解释说，这个村子不准许耍猴，他牵着猴子走开就是了，他保证永远不再踏进这个村子一步。他还保证，他会走到离这个村子很远很远的地方再停下，不让这个村子听见耍猴的锣声。安得林打断他指天起誓的冗长保证，说：

“我要用你。”

他不给对方留下领悟的时间，用一根手指锐利地指向惊恐不定的短尾巴猴子：“你给我建个动物园。”

不仅耍猴的始料不及，众人也大惑不解了。大家知道，老总要让金崮林家人过城里人的日子，把原来的平房扒掉盖起小楼，让两委成员先住进去，就是往城里人的日子先迈了一步。在金崮林家山上建一个动物园，大家也能接受，城里人星期天领着孩子进动物园，去看看深山老林里才会有